1. 圣地消沉

包围圣地的魔物，基本上都已经失去了战斗能力。

有的被茉茉和撒赫菈的战斗波及，有的没注意到她们两个靠了过来。还有大量两个人都没注意到的在『万魔殿』与艾尔卡米的战斗中被当做祭品消耗掉的魔物。

伴随着各种各样的原因，她们身旁还活着的魔物越来越少了。

一场没有第三者的捉对厮杀。为了能够牵制擅长肉搏的茉茉，撒赫菈一直尝试与茉茉保持一定的距离。

与梅诺战斗的时候选择接近距离比较好，但是战斗的对象是茉茉的话则是确保有一定距离比较好。与一旦抓住机会就能够发动强力的教典魔导的梅诺不同，茉茉的恐怖之处在于使用了导力强化的极具破坏力的两个拳头。

也就是说茉茉在双手不能及的距离上就没什么攻击方法了。

撒赫菈也针对茉茉的导力强化调整了子弹的威力，现在如果茉茉被右手中发射的子弹击中的话就不止是有点疼那么简单了。增加威力也会导致导力消耗变多，好在撒赫菈的导力量还绰绰有余。

茉茉躲在暂时当做掩体的倒塌的圆木后面时，突然用线锯把圆木捆了起来。

两根需要两个成年人才可以环抱住的粗大圆木。正在试图预测茉茉的行动的撒赫菈猜测难道茉茉准备把这两根捆在一起当做盾牌使用，但这种行为也太过难以想象了。

茉茉一边散发着对撒赫菈的敌意，一边向线锯中注入导力。

『导力：接续——线锯·纹章——发动【固定】』

利用纹章魔导的效果，柔软的线锯被固定成将圆木捆住的样子。

茉茉默默地举起手，把树上被子弹命中变得脆弱的部分折断，当做手柄用的线锯上现在承受了巨大的重量。

并不是当做盾牌使用。茉茉为自己制造的是一把用于攻击的钝器。

身材娇小的茉茉手里挥舞着一把使用线锯将树干捆扎起来的一把巨大的锤子

「毁灭吧，吃我一记！」

茉茉大喝一声，顺着全身的气势将这柄巨锤横着挥动起来。

撒赫菈眼前的一切全部飞散起来，周围被战斗卷入的魔物尸体也没有例外。

简直就是巨人的铁锤。看到这样的威力，撒赫菈不禁邹起眉头。

一边与这样的锤头拉开距离，撒赫菈对茉茉的小声揶揄也没有停止。

「有足够力量才能发挥效果的钝器和你这样的矮猩猩倒是刚刚好。不如以后就别用线锯了吧？」

「唔——嗯？」

随着手里的巨锤落地，茉茉听到了撒赫菈的建议。脸上浮起了麻烦的的表情。

「更换武器还是挺嫌麻烦的，对自己的适应能力没什么自信呢。觉得害怕就害怕，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比较好哟？」

「什么啊。我这可是发自内心的忠告」

对于导力量出众，利用着自己身上的使用导力强化之后远超一般人的强大力量战斗的茉茉来说，为什么会使用线锯这种轻飘飘的武器呢？撒赫菈察觉了这其中的理由，讪讪地笑了。

「是因为用钝器的话自己就变成了只有导力量是优点的暴力女，和使用灵巧的【导丝】作为武器的梅诺不太合适对吧」

「啊？！」

为了适应梅诺的步调的茉茉露出狰狞的笑。

「我不知道你知道些什么，但我最讨厌的就是你这种对前辈的事情不懂装懂的人。你这家伙真让人讨厌，接下来就做好准备被我打成碎片吧」

「做不到的事情还是不要说出来比较好」

『导力：素材吞并──义手・内部刻印魔导式──启动【技能：打桩机】』

撒赫菈把右手也变成桩柱的样子，把朝自己打来的木槌击碎。

「毕竟说出来可是会丢脸——啊」

撒赫菈开始肆意地大笑。

茉茉用线锯临时捆扎起来的锤子中，木头的部分碎了的话，剩下的是什么呢。

答案就是只剩下捆扎木材的线锯了。被撒赫菈击碎中央部分的临时制造的锤子如意料之中四散在地，只剩下捆扎木材，如今看起来像个笼子一样的线锯。

「笨——蛋」

这回是茉茉的脸上浮现出了嗜虐的笑容。

撒赫菈一时间还没反应过来。茉茉就解除了【固定】，转而发动了刻印在线锯中的另一个纹章。

『导力：接续——线锯·纹章——』

如果不在发动之前从线锯中脱离的话，恐怕就要死了。但撒赫菈刚刚为了击碎茉茉的木槌，正伸直了右手。她现在就是字面意义上的手上迟了一步。

『发动：【震动】』

「噫啊！」

撒赫菈的义手被高速震动的线锯弹飞了。

如果是左手接触到这根线锯，绝对会被直接切碎。即使是仪式的右手与它接触也不可能毫发无损，攻击传来的冲击甚至传到了右边的肩膀。对于把撒赫菈完全忘记的茉茉来说，没有任何停手的理由。

「那，就请你去死吧」

无情地说出这句话，茉茉操作线锯缠上了撒赫菈。

简直像是一条蛇缠上来一般。没有给撒赫菈留下任何逃脱的空间。修道服也不像神官服那样有【障壁】的纹章可以作为防御手段。震动的线锯就像是准备让猎物四分五裂的大蛇一样开始收紧。

即使如此撒赫菈也没有慌乱，依然在继续着自己的反击。

『导力：素材吞并——义手·内部刻印魔导式——启动【技能：近距离霰弹型】』

撒赫菈右手再次膨胀成椭圆形，扣动扳机。

这次右手所变成的武器，是最主要用于近距离压制的霰弹枪。对于像茉茉这样被导力枪正面射击也不会死亡，能够发动超出一般理解的导力强化的人，这次并不是使用大威力的子弹攻击。

撒赫菈发射了导力制成的霰弹。

线锯在霰弹的攻击下变形。虽然拥有一定威力，但是这种没什么重量的武器的缺点就在于容易被其它攻击影响。虽然直接接触线锯会遭到大量的伤害，但如果是导力枪的话，就可以不接触线锯就把它弹开。

茉茉砸了咂嘴，果断地放弃要让撒赫菈全身皮开肉绽的计划。换成了让撒赫菈更讨厌的计划，把手上还在震动的线锯缠到不操作线锯的右手上。

『导力：接续——线锯·纹章——二重发动【固定·震动】』

虽说变形之后的右手并不会被切断，但是右手又把线锯的震动传到了全身。这震动让撒赫菈连牙齿都咬紧，一句咒骂都说不出来。

因为线锯按照缠绕上去的形状【固定】了起来，摆脱线锯变得非常困难。

为了挽救现状。撒赫菈再一次把义手变形。恢复成手的形状。只要把手变小自然就可以从线锯中脱落了——然而这正是茉茉想要让撒赫菈做的事。

「对我来说笨蛋的思路真是简单又好应付」

哗啦啦，金属的摩擦声传进了撒赫菈的耳中。

撒赫菈在脖颈感受到了让自己难以呼吸的压迫感。脖子上传来的冰冷而坚硬的触感就是茉茉凛冽杀意的佐证。

自己的脖子被茉茉的线锯缠住了。

茉茉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来到自己的背后。

自己的全部动作都被茉茉提前预料到。在战斗开始之时，先诱导撒赫菈将意识集中到右手的变形上。注意到撒赫菈精神不够集中露出少许破绽的时候，用今天首次表现出来的最快的速度靠近撒赫菈。一边接近，一边将早已准备好的线锯取出，缠绕上了撒赫菈的脖颈。

撒赫菈抬起左手，伸向已经牢牢缠在脖颈顷刻间就可以取走自己性命的线锯。尽管明白这已经是无用的努力，但还是无法直接放弃的左手碰到线锯之前——

「你这样的家伙就好好受死吧」

『导力：接续——线锯·纹章——发动【振动】』

与线锯的震动声一起出现的，还有飞舞在空中的血花。

血肉组成的脖颈对逐渐收紧的线锯没有任何抵抗能力。被线锯紧紧压迫的声带连发出喊叫的能力都没有。血肉四处飞溅的水声也逐渐变为切割硬质颈骨声音，再数秒之后。

响起了头颅落地的声音。

「嘛，不过如此」

茉茉对自己刚刚斩首一人的行为毫无感觉，继续驱动线锯震动，把血液抖落。

敌人稍有点棘手但依然是无可挑剔的胜利。既然都解决了撒赫菈，艾尔卡米应该也能明白这次魔物的袭击和自己没什么关系了吧。茉茉准备俯身捡起撒赫菈的头的时候，背后突然出现了魔导发动的感觉。

茉茉猛地一回头。

『导力：素材吞并——义手·内部刻印魔导式——启动【技能：发射】』

「哦？」

义手从撒赫菈的尸体上被发射出来。

虽然有一些惊讶，但对一直保持警戒的茉茉来说可以轻松躲开。这只看起来没有什么威力的手，就这样飞到茉茉身后的魔物尸体里面。

茉茉以防万一，迅速与义手拉开了距离。

在将主人杀死之后还能启动的魔导具非常少见。或者说把启动的条件设置为了在自己死亡的同时发动魔导也有可能。

以主人的死亡作为扳机的启动的魔导具之中，九成的功能都是与敌人同归于尽的自爆。茉茉也做好撒赫菈那个魔导具做成的右手即将引发大爆炸的准备，第一时间拉开了距离，但是等待一会之后什么都没有发生。

「……？」

确认无事发生。茉茉再次看向撒赫菈的尸体。

确实已经死得不能再死。失去首级的身体，四肢无力地下垂。伤痕累累的首级上甚至还未瞑目。

看着这样一幕，茉茉心里一边思索着一边稍稍松了口气的时候

『导力：祭品牺牲──原罪印记嫉妒·肉体——召唤【肉人偶】』

突然，右手把周围魔物的肉体吸收了。

茉茉倒吸一口凉气。

眼前发生的事情简直就是原色的魔导兵的制作现场。以义手为中心，周围魔物的尸体被揉捏在一起形成一个人的形状。这令人作呕的制造过程仅仅持续了不到十秒钟，一位身上一丝不挂的美丽少女就从中出现了。

有着些许锻炼痕迹的身体和与她的年纪相符的微微发育的胸部。

随着有些波浪的银发摇动，撒赫菈发出一声充满厌恶的咂嘴。

「下次可要好好确认残机的状况呢，单细胞」

再生了身体的撒赫菈，用憎恶的眼神盯着茉茉，退到身后的浓雾中消失了。

本来为了警戒自爆就拉开了许多距离。而且眼前的白雾随着时间推移似乎还在越变越浓，茉茉一时间开始犹豫起来要不要继续追杀撒赫菈。

眼下并不是一个追击的好时机，茉茉决定暂时放弃。更何况茉茉也不清楚最后那个莫名其妙的魔导还有什么效果。

感觉撒赫菈的气息从周围完全消失之后，茉茉也暂时从战斗状态中放松下来。

「……恶心。她是住惊吓盒子里吗？」

放撒赫菈逃走的茉茉盯着眼前的浓雾继续气愤地对撒赫菈发表意见。

那从没见过的夺取魔物的肉体的攻击。

要是击中茉茉的话，会不会也把自己像祭品一样献祭呢？一想到这种事情身上就起鸡皮疙瘩。

「话说回来，残机是什么意思啊残机……」

「啊，那种程度你都让她逃了吗？真不知道『阳炎』到底教了你什么」

雾气的另一边传来了一个苍老的声音。茉茉不用扭头都知道是谁来了。

「啊——……」

茉茉挠了挠脸颊。丝毫没有掩盖自己不好意思的想法。

确实是让比自己弱的对手逃掉了。如果艾尔卡米斥责自己的迟疑，茉茉也没什么好反驳的。

「这样的还真少见啊。依靠原色概念制成的义手寄宿灵魂，使用原罪概念制成肉体。但还没能完全成长……如果让她成长起来毫无疑问会成为一个难缠的家伙。你本不该把她放走的」

「好。实在对不起。但，残机是什么东西？」

「打倒魔导兵的时候，应该好好确认其中三原色辉石的核心的数量。只有全部核心都被击碎才算是真正将魔导兵打倒」

「啊啊——……好像还真是」

听到艾尔卡米的话茉茉才突然明白。况且拥有多个核心的魔导兵也不少见。也就是说刚刚与茉茉战斗的撒赫菈本质上已经不是存活的某个人，而是一个特别的魔导兵。

「算了，就这样吧」

本以为还要被啰啰嗦嗦指责一阵，没想到这么快就得到了谅解。茉茉一边在心里窃喜一边开始了新话题。

「像刚刚那个家伙那样，是不死身法的一种吧？使用魔导兵的禁忌的一种呢」

「就算是辅佐，身为处刑人都应该知道的吧。使用别的某种东西替换掉已经老化的肉体，最常见的一种禁忌之一。痴迷于通过某种仪式，将肉体替换的研究者也是很多，但是一个成功的案例都没有。……因为这样的事情明明根本就不是不死的本质」

人的精神和灵魂通过魔导现象联系在一起。虽说肉体也是一个不能忽视的存在，但一般来说也只被认为是维持灵魂的容器。

灵魂与精神一般被认为是更重要的两种物质。

极端地说，肉体只是维持这两种物质存在的东西而已。

「那个人的本体并非她的身体，而是看起来是人造物的那个义手。下次遇到的话，一定记得要把那个义手破坏掉」

「好~的」

想起即使被砍下头部，却依然能够连续发动魔导的那个场面。茉茉好好地理解了艾尔卡米的意思点了点头。

「顺便问问，主教大人对我还有怀疑吗？」

「怀疑还是有的。只不过你现在做什么都不可能完全取得我的信任。现在已经可以了」

「……打消了一部分也是好事」

「你明白就好」

是不是还要再说点什么？茉茉一边转身一边看着眼前的景象目瞪口呆。

那一眼看不完全貌的巨大魔物，被一把光剑一刀两断了。

茉茉站在尸体的尽头。那是单单一个巨大都不能形容的，散发出让人感到无计可施的威压的太古的魔物。虽然已经变成了尸体，但是那超出常识的残骸让看到的人都会失去现实感。

只身一人将着可以随意毁灭城市的魔物，用光剑斩作两半，简直是再现了神话中的光景。

看到愣住的茉茉，艾尔卡米解除了魔导。组成巨剑的导力失去了约束，化作碎片像雪一样从空中飘落。

「你愣着干嘛。打完该回去了。还有入侵圣地的魔物要处理」

「……好的」

这就是大主教。

茉茉现在才醒悟当时与奥薇尔战斗的己方一行人到底有多么幸运。

教典魔导的神髓，是能够轻易凌驾与寻常的禁忌之力之上的存在。

对于这创造出神话般的光景的本人的话语，茉茉提不起什么叛逆心。说出了简直不像茉茉会说出的顺从的回答。

「我刚刚也有留意你的战斗，你的导力操作技术粗糙得就像是外行人一样」

「……话是这么说」

生来就拥有超出常人的导力量的茉茉，总是会收到这种建议她更加精进导力操作技术的忠告。

正当茉茉以为自己又要听到听过无数遍的忠告之时，大主教却说出了让茉茉感到意外的话。

「这种程度已经足够了」

听到大主教的认可，茉茉看向大主教的眼神中出现了得到承认的快乐。

「既然已经拥有这么多导力，操作技术上这样就足够了。过于强大的力量对人类来说并不必要，就像人灾那样。身为人类，能够获得的【力量】终究是有限度的」

茉茉一下子不知道说什么好。毕竟坚信肉搏才能更快解决战斗的茉茉在神官之中总是难以得到认可。

「想明白的话，就不要继续纠结在导力操作的问题上了」

这样的话与其说是给茉茉的忠告，更像是茉茉心中一直以来的独白。

一边听着艾尔卡米的话，一边跟在她身后的茉茉看了看自己一身脏污，又看了看毫发无损但空无一人的修道院。

「那个，我想稍微去洗个澡可以吗？」

回到大圣堂的话，可能会遇见梅诺。茉茉不想让梅诺看到全身乱糟糟的自己。

「……随你的便吧」

「那，我就暂时告——辞」

留下已经做好打算的茉茉，艾尔卡米先行返回大圣堂。

虽然魔物入侵了圣地，但是并未在圣地的神官中引发混乱。

第一身份们接受的训练让她们可以应对各种各样的异常事态。正因为闯过一道道严酷试炼，她们才能够自称为第一身份。像芙兹雅德那样的菜鸡只是极个别的例外。

虽说进入圣地的魔物是由『万魔殿』召唤出来的，但此前小拇指并没有得到足以召唤这么多魔物的祭品。而从原罪概念的性质来看，魔物会随着它所导致的破坏变多而变强。因为没有足够的祭品，身上没有累积足够原罪，因此这些魔物都十分弱小。

这些魔物的破坏力大约和还在接受训练课程的年幼的修女的程度相当。

但是，圣地并非只有第一身份的神官。

这些魔物的数量终究还是十分惊人，终究还是对圣地的巡礼者们造成了些许被害。秉持着虔诚信仰的他们多数都没有接受过战斗训练。对于他们这些没有战斗技术的人们来说，多半只能对抗一只魔物。

「哈啊……唔，呃……！」

从小巷中有一个正被魔物追击的少女正在奔向大路。尚且年少的她已经奔跑得上气不接下气。但仍在拼尽全力逃离身后死亡的威胁。

还有一步，能够到达神官们所在的大路上的时候。

「啊！」

随着脚步踉跄，少女摔倒在地。

甚至来不及发出疼痛带来的喊叫，身后的魔物就已经追上了少女。

但是鲜血四散的悲剧并没有发生。

被少女细小的悲鸣引来的神官赶到了，一路追随少女的魔物也被顺利解决。

「没事吧？」

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出手帮助少女的神官一边出声询问一边走进了这条没有人烟的小巷里，慢慢靠近了倒在地上的少女。

方才被魔物追逐的少女身上穿着少见的和服，一头与神官服颜色相似的深蓝色的头发扎成了三股辫。看起来十分有教养，即使已经精疲力竭难以维持姿势，但依然恭敬地对神官行了一礼。

「十，十分感谢您的帮助」

「身为神官这只是分内之事，请不要太过在意」

在高洁的圣地中并不只是第一身份。像这样前来圣地巡礼的教徒也被卷入到了这次事件中。

「我们会尽快驱逐圣地外的魔物，所以现在还先请到圣地中心避难。在神官比较多的地方会更加安全。像这样的小巷，之后就请不要再自己一个人随意进入了」

「好的，我知道了。那么再次，非常感谢您出手搭救。只是，那个……实在是不好意思，我刚刚好像扭到腰了」

「啊啊，是这样啊」

刚刚拯救了少女的神官，看着眼前站不起来的少女再次伸出善意的援手。

「能与您这样热心的人相遇，真的太好了」

少女把神官的手握住，贴上自己的脸颊。

她刚刚一定害怕极了。神官把另一只手放到少女的肩头，希望能让少女安心一些。只是，神官完全没注意到自己脚边，少女的影子正在不自然地向着自己身后延伸。

「来，把手给我。我们赶紧去避难吧」

温柔地鼓励少女的神官背后一块黑影无声地浮起，堵住了所有死角。神官还没有意识到自己正被口中仅有虚无的大嘴紧紧瞄准，还在向眼前的少女投去充满关心和善意的鼓励。

「您这样的关心，真的让我十分感动」

「——诶」

黑影一下子将神官全身吞噬。

玛农的手中神官仅剩的头颅上还残留着知道最后都还没反应过来自己遭遇了什么的表情。玛农将她的头恭敬地放在脚边，然后用影子也将其吞噬。

「哈哈，多谢款待」

玛农一反之前扭到腰的样子，利索地站起来，离开了小巷。

对于没有墙壁的圣地来说，从外面也能轻易看清情况。

特别是矗立在眼前，被切为两段的巨大的魔物残骸。

迎击这个魔物的神官，恐怕是极强的魔导使用者。玛农的身体因此都感到有些颤抖。

「果然对我来说是完全无法战胜的人啊。像神官那样的人，真的是强大啊」

玛农很清楚身上只积累了微薄罪业的自己并不强大，与创造出那副光景的人更是不能望其项背。

即使算上万魔殿召唤的魔物，那个人也可以把这些东西轻松解决。

而且，每一个圣地里面的神官，就算是刚刚被玛农吞噬的那一位，也不是玛农可以正面战胜的对手。没有特别的能力的玛农与这些对手正面遭遇的话，能取得多少胜利？

玛农因为神官们的强大而颤抖，但并不是因为恐惧。

因为她们拥有的只有强大。

身为高洁的圣职者，她们绝不行卑劣之事。

「这就是我为什么与她们势不两立」

原本玛农不可能进入圣地。如今维持她的生命的组成，本质上是魔物。会被圣地的结界当做魔物而被拒绝。

玛农很清楚这样的事。

圣地本来是将为了击退四大人灾而建造的据点作为基础制造的地方。因此圣地拥有拒绝四大人灾之一的万魔殿的造物的效果也是理所当然。

但是玛农还是在企图让自己进入圣地。

在圣地外战斗的万魔殿从大陆南方的尽头『雾魔殿』处召唤了太古的魔物。然后连接与南方的本体相连，将雾之结界的效果引到了此处。

在南方的大陆尽头将万魔殿封印其中，其中仅有白雾涌动的雾之结界。为了将万魔殿持续地封印住的强大魔导，但并不会拒绝魔物。

不如说效果只是阻止魔物离开雾之结界而已。

将魔物关闭在内部的白雾，换句话说雾之结界是以允许魔物在其内部存在为前提而构造的。如果将雾之结界引来圣地，圣地也变成有白雾的地方的话，阻止魔物进入的效果就会消失了。

为了让自己可以进入本不能进入的圣地，玛农做出了使用魔物进攻圣地的计划。只是玛农从没想过这些魔物会对圣地造成多少破坏，或者对第一身份造成什么打击。这只是玛农为了让自己可以进入圣地的方法而已。

「那么那么，想必『盟主』和梅诺不辞而别，也开始想我了吧」

身负罪恶的和服少女，向着大圣堂迈开脚步。

圣地并不大。玛农很快就找到了大圣堂。

作为圣地的标志物矗立的大圣堂，梅诺和『盟主』一定就在其中吧。

「总之，我来到这里肯定会让梅诺吓一大跳，还有『盟主』不辞而别也要和他好好说说」

玛农一边想着该怎么才能进去，一边在大圣堂周围走动，途中突然看到有一个正在睡觉的女性。

那时一位戴着眼镜的神官。梅诺看到她，就走了过去。

「那个，可以醒醒嘛」

神官一边摇晃着一边坐起身，缓缓地清醒过来。本应是初次见面，却不出玛农所料，这位神官认识玛农。

「哎呀，是列车来的客人呢。是玛农小姐啊。怎么又在外面呢？是我让玛农大人在外头的吗？」

「因为这外面的骚动稍微引起了一些兴趣。于是就说了要不要一起出来看看呢？结果出来就被魔物袭击，你就晕倒了，幸好没有造成大事」

「嗯嗯？有，有这样的事吗……？」

芙兹雅德被玛农满口胡言彻底弄糊涂了。被梅诺敲晕之后又被送到了大圣堂外，前后之间混乱的记忆拼接成了混乱的现实。

「啊？艾尔卡米大主教是假的……，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我，好像做了个奇怪的梦……嗯。应该就是梦吧。请玛农小姐稍等。我们现在就回大圣堂」

「好的，慢慢来」

「谢谢」

玛农穿过启动的光门。

光门之中似乎有什么启动了，周围的浓雾包裹着玛农来到大圣堂。

梅诺和导师的战斗，从纹章魔导的比拼开始。

值班室内仅有狭窄的活动空间。即使对熟练的战斗人士来说，不要谈纹章魔导，就连挥动小刀都会感到逼仄。然而梅诺与导师却在这数秒之间同时发动了纹章魔导。

两个人都是使用魔导的好手。在魔导的构筑速度上难分上下。

趁着两个纹章魔导互相冲击的余韵还没有完全消失的时候，梅诺首先发动攻击。

从腿上拔出短剑刺向导师。纹章魔导发动之后立即拉近距离进行攻击，连贯，没有一瞬停顿。

导师也毫不犹豫地举起教典挡住了梅诺的刺击。

封皮经过金属加强之后的沉重教典，完全足以抵挡短剑的攻击。金属与金属相互摩擦，发出让人牙酸的声音。

但这种难受的声音丝毫没有影响到两个人的动作，导师一边用左手持教典格挡梅诺的刺击，右手一边反手握着短剑刺向梅诺的侧腹。

梅诺抬脚，准备挡住导师右手挥来的短剑。

梅诺脚上穿着将小腿全部包覆的皮革制长筒靴。虽不是魔导具，但也是工匠用心制造的好东西。面对现在这种情况，具有当做防具使用的强度。梅诺准备用这只被刀刃击中也不会被切断的靴子接下导师的攻击。

一边用靴子弹开导师的刀刃，梅诺重心前倾。把抬起的脚稳稳踩到地上。

带着将对手踩碎的气势，梅诺继续着接下来的攻击。

咚，地板震动起来。梅诺再次向前迈出一步，挥动刀尖追击导师。为了应对梅诺盯准自己身体的攻击，导师向后跳起，拉开与梅诺的距离。

经过这一轮初步交手。两个人都明白单纯的正面攻击不可能解决对方。

现在导师向后退开，正是梅诺想要的机会。

『导力：接续——教典·二章五节——』

梅诺将意识沉浸到左手抱着的教典中。

继续向前逼近的同时构筑教典魔导。高等魔导具的教典中绽放出导力的光芒。

『发动【啊，你们应当知道，包围虔诚羊群的墙壁不会崩塌】』

在导师的面前出现的白色墙壁将房间区分成两个部分。

这是与构成圣地的墙壁相同性质的魔导，它与房间里原本存在的墙壁融为了一体。

当然，导师在墙壁的另一边。相比起攻击性的魔导，防御性的魔导适宜应用的场合会更多一些。至于使用教典魔导构筑的这个墙壁，更是具有难以击碎的极高强度。而且导师并没有像雅修娜或者茉茉那样的导力量，和梅诺的导力量差不多的导师应该没办法对这堵墙做什么事情。

墙壁的维持时间最多大约十秒。

趁这段时间准备发动多重的教典魔导进行攻击而集中精神的梅诺，突然感觉到空气的流向有些奇怪——

导师的短剑已经靠近鼻尖。

「？！」

梅诺一下子没能反应过来。只感觉眼前的剑光让心脏都要停跳一拍。身体赶在思考之前在生命威胁之下已经擅自将上半身向后仰起。还在向前运动的剑尖从梅诺的额头上划过。

那把剑和它的主人没有意识到这一切，还在向前运动，随后梅诺看到了导师手持短剑的姿势。

然后梅诺与刺出短剑的导师对上了视线。

「……看来运气不错」

导师注意到自己偶然之间挥出了必杀一击，一边不带感情地感慨了一下。收回了伸出的短剑。

然后导师挥出瞄准喉咙的攻击。梅诺先压下为什么明明应该在墙壁那半边的导师出现在了这边的疑问，将身体扭转。千钧一发之时用一个扭曲的动作躲开了导师的第二击。梅诺立刻解除了用于隔断两人的墙壁的魔导。这次换成梅诺主动与导师拉开距离，来到墙边。

导师现在站在房间的门口。那副单手握着短剑的姿态没有给梅诺任何门口离开的机会。

现在的气氛就像冰块从口中滑进胃里。

先前的第一击，要是自己在那个瞬间稍迟一步，恐怕短剑就会从眼中刺入将自己的头部贯穿。这种恐惧已经让身体变得沉重。然后导师还带着自己的攻击立即可以决出胜负的自信挥出第二击。连续两次与死亡擦肩而过。梅诺的意志已经被导师锐利的攻击大幅削弱了。

梅诺的视线在值班室内移动。

自己确实建立了墙壁将导师与自己隔开。还是想不明白为什么导师可以穿过墙壁攻击自己。

梅诺并不认为导师可以击穿魔导构筑的坚韧墙壁。导力迷彩也解释不通。刚刚与自己战斗的导师也有着正常的反应。应该没有用导力迷彩替换自己的空档。

但在房间之中，梅诺还是发现了一处有违和感的地方。

「……那个是」

在先前被梅诺分开的那边，只剩下导师的教典落在地上。

看到教典，梅诺突然明白导师使用了怎样的技俩替换自己的位置。忍不出低低地说出声。

「【导枝】……！」

「就是这样」

前来迎接梅诺的，一开始就是拟态成灯里的【导枝】。

刻印在导师的短剑中的两个纹章魔导之一【导枝】。

导师通过操作导力的分支，导力迷彩将自己的样子映衬在上面。这与花了大量时间练习，但也只能形成一个假像的梅诺不同，这个魔导可以制造出一个具有实体的假人。

因为眼前的「导师」是从灯里的样子变来的，导师利用了梅诺先入为主的惯性思维，让梅诺以为眼前的就是真的导师。

刚刚的假人能够说话，恐怕也是导师通过导枝模拟出声带的构造，再加以操作让其出声。梅诺也可以在自己身上做到这样的事，但要说到分身，就完全不能做到如此精细的导力操作了。

那么，如今站占据了出入口的那个导师，是本体吗？

梅诺的答案是『不知道』。

「……」

静静地吐出一口气。

没有意义的急躁百害而无一利。首先要把导师的手牌，哪怕一张也要找出来。这样想就可以了。

『导力：接续——短剑·纹章——发动【疾风·导丝】』

连接在短剑上的导力丝线顺着风在房间里四处不规则地飘动。

让导力丝线的路线变得不自然的地方，没有。

既然其它地方没有实体，说明门口的导师就是本人无误。梅诺在停下纹章的同时向前突进。

瞄准颈动脉的一击，被导师用短剑格挡开来。

两人一改之前的战斗风格，不再使用魔导，而是只用短剑。没有大开大合的动作。在近距离中，两人不让分毫，像剑士一样战斗。用短剑格挡对方的攻击，金属与金属碰撞的火花四处飞溅。

强大。身处这种让人背后产生鸡皮疙瘩的战斗中，不能有丝毫犹豫。

但是有着强烈的违和感从中传来。

有什么东西，是梅诺没有传达，也没能想到的。

梅诺感觉如今与自己战斗的对手，与自己处在同一水平。明明早已想好会与那个导师战斗，但「导师只有这种程度吗？」这样的违和感始终挥之不去。

更多隐藏的手牌，更多恶毒的圈套，或者是压倒性的强大魔导，难道一个都没有吗？梅诺一身能力的基础就是这位导师传授的。导师的战斗技巧都在梅诺预料之中其实并不奇怪。

即便如此，梅诺依然清楚眼前这位人物的强大。

『阳炎』

活着的传说。人形的处刑执行者。

正在与这位自己人生中最棘手的敌人战斗的自己，似乎看到了一丝战胜她的希望。

「梅诺。你来这里想要做什么」

「……将灯里，杀死」

战斗中被问了问题，自己还回答了。自己甚至有回答问题的余裕。

「把时任·灯里杀死？无聊。你这个回答真是一点都不符合我的期待。本以为你要说自己背叛第一身份的决心，为什么要止步于那里。为什么不寻求不必生离死别的方法？将灯里杀死，就仅此而已吗？你难道也要止步于那里？就和如今的我一样」

「那你倒是说说该怎么办啊！」

战斗的途中梅诺把一直以来的想法大喊了出来。与这句话语一同释放的还有杀意。虽然战斗的同时还有这样发泄感情的余裕，但梅诺一想到之后的事情心里就开始变得烦躁。

对梅诺来说，到底是帮助灯里，还是说……？

生来只为杀死他人的就是处刑人。为什么明明与自己走在同一条路上的导师会责怪自己？

自己已经杀了数不清的人，因此自己也没有拯救他人的资格。

已经有不知多少像灯里一样的异世界人因自己而死。灯里与他们的区别只是还未被杀死而已。

灯里只不过是碰巧没被杀死，两人才共同度过了三个月的旅程。

如果灯里并未持有这种不会死亡的纯粹概念，两人之间的关系大概在葛里萨利嘉王国就结束了。梅诺到现在都还没有对自己的生存之道产生任何疑问。

「帮助她人的资格——这种东西对我来说已经不存在了」

「帮助她人不需要什么资格」

导师全盘否定了梅诺的话。

「像我一样的人生，没有意义。我这样一无所有的人，这么多年来你也看得很清楚吧」

听到这根本不像导师会说出的话，梅诺吸了口气。

「您在说什么……？」

因为过去的自己杀了人，就一直走在处刑者的路上。在那个地方止步的话，就会走上和导师『阳炎』一样的人生。

这条人命堆积的血路之上，仅有导师孤身一人。

以及一路走来和向未来延伸的赤红脚印。

但梅诺只知道这样的人生。因此与导师选择了同样的道路，但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的导师，说出了梅诺从未想过的话。

「如果不成为清廉正直的神官，也不成为无情杀人的恶人。你想要走上怎样的人生？」

「那就什么都没有了，因为我们不就是在杀戮中存活的人吗？」

「是啊，一无所有。被召唤的异世界人会变成人灾。促进异世界人人灾化的原因是这个世界要将行星中蕴含的纯粹概念夺取出来。原本，这个世界上什么都没有」

「那，帮助灯里这件事，完全没有道理」

「你是傻子吗。从道理上想确实是这样。但是你好好正视一下自己的感情吧，梅诺」

导师突然从眼前消失了。是导力迷彩。即使反应过来，看着眼前空空的一切，梅诺还是越来越感到困惑。

「帮助朋友，就是足以毁灭世界的事情」

梅诺认真地思考着导师的这句话，感觉心中有什么东西破碎了。

偏偏是这位比任何人都更像处刑人的导师『阳炎』，说出了梅诺应该帮助灯里的话。听见这样的话，梅诺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停滞了思考。

因此听觉也变得麻木，意识也变得迟钝。

梅诺能察觉从眼前消失的导师的办法仅有通过嗅觉了。

再一次闻到了些许烟的臭味。

刚刚来到这里时，梅诺能够看穿伪装成灯里的样子的导力迷彩，就是因为导师身上带着的烟草臭味。

梅诺知道导师偶尔会抽点烟。

只是人一般对于自己身上的气味总是没有什么自觉。梅诺依靠着自己的嗅觉，用短剑将背后出现的气息格挡开来。只为牵制的一击，却意外地将导师手持的短剑挑飞了。

随着金属碰撞的声音，导师的短剑飞到了空中。

梅诺胡乱地挥动自己的短剑，却没想到胜机在此突然出现。

导师只剩空手。而且遭到将武器都被弹开的冲击，也失去了战斗的架势。全身都是破绽，已经没有任何抵抗之力。只要趁现在展开攻势，梅诺的短剑就可给导师切实地制造出致命伤。明了的未来在脑海中一闪而过。梅诺似乎已经可以看到自己的短剑从导师的颈边划过，鲜血从颈动脉的伤口喷溅而出的画面。

由自己亲手，把导师

杀死。

把眼前这个人。这个会开怀大笑的人。将自己抚养到大的人。与自己一同前行的人。粗乱地抚摸自己的脑袋的人。自己心中想要成为的人。

杀，死？

「——啊？」

与这吐息一同吐出的还有梅诺心中的疑问。

自己无法想象的事请发生了。

梅诺将本该夺走导师生命的刀剑，硬是挪动了些许位置。

本该贯穿颈动脉的短剑，只从空气中穿过。看着自己伸出的手和短剑的刃尖。梅诺保持着挥刀之后的姿势，像是世界都停止下来一样，陷入了思考。

自己，到底在做什么。

这样的疑惑占据了梅诺空白的内心。

完全不明白自己做出这种事情的理由。无法相信自己会做出这样的事。导师的死状在脑海中浮现的瞬间，自己就在抗拒那样的画面成为现实。本应做出判断的时刻，却没能做出决断。

身体擅自地动了起来。

将杀人的未来规避。

明明自己已经杀死过无数『好人』。

明明自己在三个月的旅途中时时刻刻都想着将已成为朋友的灯里杀死。

头脑中一片空白。梅诺的脑海似乎已经完全停止了思考。

「咕哈」

在梅诺陷入迷茫的时候，世界却并没停止，导师恢复过来，张嘴笑着。

被梅诺挑飞的短剑，也滚落到了导师手边。那把单手握持的短剑中又重新开始流转着导师注入的导力。

而刚刚挑飞导师的短剑，又陷入迷茫的梅诺，成了全身都是破绽的那个人。除了茫然地看着导师发动魔导，什么都做不了。

「真是感谢你手下留情，不杀之恩」

『导力：接续——短剑·纹章——发动【导枝：寄生鹫之种】』

伴随着小小的爆炸声。

导师的短剑上发出了像导力枪开枪的声音。

肩上传来疼痛。在眼睛看到之前，梅诺已经能够感觉到由导师的导力构成的某种东西在肩头开始萌发生长。生长出吸收血肉和导力的根茎。

「！」

梅诺终于恢复了思考。在生命的危机之前，饱经训练的身体先行动了起来。

梅诺咬紧牙根。不是因为悔恨，现在根本没有后悔的闲暇。而是为了忍住肩头传来的疼痛将牙齿咬紧。

那个东西还在肩头不断生根发芽。梅诺立即做出决断，将短剑刺入肩头。强忍血肉撕裂的剧痛，用手指将魔导的核心用手捻出。

那根本不是圈套。刚刚果断刺中的话，就能够把导师杀死。自己就赢了。

梅诺一边喘息一边艰难地抬起头盯着导师。

自己对杀人这件事感到踌躇。是因为导师的对话勾起了自己的感情。还是有其他的原因？

既然梅诺没把导师杀死，导师的生命就会延续。

梅诺感到犯恶心。相比起杀人的时候，自己在抗拒杀人这件事引发的对自己的嫌恶变成了生理的疼痛在头脑中回荡。比起精神上的自我怀疑梅诺甚至感觉肩头的疼痛不算什么。

「所以呢，不是神官，亦非恶人，你觉得你能成为什么？」

您所培养的处刑人。

梅诺无法做出这样的回答。

正因自己没有帮助她人的资格。自己才会为了将灯里杀死来到这里。

说了那样的话，现在自己却对杀人这样的事情感到踌躇。

并不是力量不足，而是自己的内心在拒绝对导师下杀手。

这二者之间之间有决定性的差距。

身为处刑人，在杀戮中一路成长起来的梅诺心中，有某个东西碎裂了。抵抗的力气也已经一点不剩。

明明可以，却没能下手。没能解决本应解决的对手。

梅诺从未想过，改变自己的代价如此之大。

将梅诺的内心击碎的导师，看到梅诺怅然若失的样子，带着无聊的眼神眯起眼睛。即使如此导师也和梅诺不一样，导师不会因此收手。于是导师将短剑挥起——。

梅诺没有躲开。她现在连躲开的力气也没有。

就这样吧。

脑海中停止思考，被不现实的想法支配的梅诺正在等待死亡降临的时候。

「这里发生了什么……」

一句不合时宜的文静询问搅乱了气氛。

不止是梅诺，导师也循着声音看向了说话的人。

玛农不知为什么，从值班室的门缝间看着两个人。看到梅诺的时候，玛农露出开心的表情挥了挥手。

身穿和服的玛农手中一如既往地握着一把铁扇。那时在利贝尔战斗时就见过的，玛农用于护身的武器。她的铁扇上刻有一个纹章。

『导力：接续——铁扇·纹章』

她构造纹章魔导的速度比起梅诺和导师就迟缓了许多。这样的魔导构筑速度对梅诺来说，哪怕梅诺发动魔导稍晚一点，她都有信心和玛农同时完成。但因为眼前还有着战斗的对手，两个人都无法阻止玛农的攻击。

玛农脸上浮现沉稳的笑容，随后向着二人战斗的室内挥动散发着导力光芒的铁扇。

『发动【风刃】』

在铁扇挥起，挥起一阵轻飘飘的风的一瞬之后。

刮起了将途径的一切都吹飞的风刃。

同时还发出巨大的声音。接下玛农一击的导师，看着房间内的样子邹起眉头。

纹章魔导【风刃】制造出的范围攻击，在这个狭小的房间里没有躲闪的空间。复数的风刃形成漩涡形状的攻击。如果说拥有茉茉那样的魔导量的话，或许可以用导力强化抗住。但对导力量普普通通的人来说，恐怕只会被这风刃切成一块一块。即使是导师，也只能停下对梅诺的攻击，使用【障壁】的纹章发动魔导进行防御。

梅诺也是一样。梅诺也发动了【障壁】的纹章魔导抵抗玛农的【风刃】。

要说梅诺和俯下身子展开障壁的导师有什么不同，就是梅诺特意站着承受了风刃的攻击，然后被风刃吹飞到了一旁。

「真是意外得肮脏啊」

梅诺利用玛农的攻击，逃脱了导师的攻击范围。

虽然执着已经破碎了，但心里至少还有着求生的欲望。平时大圣堂的出入口都是关闭的，但幸运的是不知为何玛农似乎顺利通过某种方法进入了大圣堂。

地上留下了显眼的点点血迹。看来逃离之后无论如何都要想办法在路上掩盖血迹。

导师没能留下梅诺。因此扭头看向这一切的始作俑者。

「是玛农·利贝尔吧。你还真是凭那样一具身体进到圣地了啊」

「进入圣地？这确实也是一件神奇的事情呢」

面对导师的诘问，玛农显得很镇定。用展开的铁扇遮在嘴边，用一直以来的庄重语气说着俏皮话。

「那你打算怎么惩罚我？我可是一开始就和『盟主』大人一起，用正当手段进入大圣堂的」

「嗬？」

导师看向玛农的旁边。大概是察觉到玛农回到大圣堂，下楼迎接吧。卡嘉尔玛也来到了大厅中。

一看就能明白，梅诺入侵大圣堂这事也有他的一份助力。

身为『阳炎』的仇敌的他，脸上绽放出虚伪的笑容。

「玛农说的都对」

如果说玛农没有捏着脸上浮现着和蔼微笑的卡嘉尔玛的后背的话，卡嘉尔玛说的话或许会更具说服力。

反正是怎么杀也杀不死的男人。导师无视了卡嘉尔玛。

「再怎么说，这次魔物骚动你也要承担一些责任吧」

「诶，实在抱歉。野外的那些魔物一直不停地攻击圣地，对于这样的果敢我心中只有敬佩」

「外面可是连『万魔殿』的小拇指都来了啊？这不是正和你这家伙的心意。因为小拇指和南方的『雾魔殿』连接，让雾之结界侵入到圣地内部。多亏了她，现在圣地失去了结界的效果」

「哎呀！真是个疯丫头呢，那孩子也是」

魔物袭击的真相实际只是利用结界相互抵消的效果让玛农可以进入这个圣地而已。目前来看一切都在渐渐接近玛农的目标，玛农对自己真正目的只字不提，只在脸上挂起富有修养的笑容。

「但是这次的骚动应该是有其他的指挥者才对吧？肯定是那孩子在外面遇到了哪个想和她一起玩的某个人。在下这次被排斥在外了。真是难过」

这就是特意让撒赫菈与魔物群一起行动的原因了。有意让撒赫菈背上主使者的黑锅的玛农用袖子遮在了眼前，刻意地抽噎着叹了口气。

导师用怀疑的眼神看着玛农。

「总的来说，你和魔物没什么关系咯」

「是的」

「那刚刚跑过来打扰我的事呢？」

停下装哭的玛农放下袖子，嘻嘻地笑起来。

「看到弑母仇人就在眼前，所以就故意做了」

堂堂地把这句话说出来了。

被万魔殿的召唤魔导引来的白雾包围的圣地附近。

「……」

倒在田地里的魔物的尸体的阴影中，撒赫菈鬼鬼祟祟地探出头。

一度躲在浓雾中的她，悄悄地回到了和茉茉战斗的地方。

不管怎么说，魔导重塑肉体的时候不会重塑衣服，对现在一丝不挂的撒赫菈来说衣服是必需品。确认那恐怖的魔导行使者艾尔卡米和讨厌的茉茉都已经离开之后，撒赫菈一边感谢着让自己隐藏身形的浓雾，一边回到了自己的尸体边，嘎吱嘎吱地开始进行从自己的尸体上扒衣服的作业。

「我已经受够了……。就这样偷偷从万魔殿这边跑路吧」

自己绝不是因为茉茉而逃跑。自己所要逃离的，是『万魔殿』那个小个子却恐怖得不行的怪物身边。虽然还不知道跑路之后要干啥，但是已经饱尝痛苦的撒赫菈这次就算还没计划好，也已经做好逃亡的决心。

正当撒赫菈一边想着如何逃亡，一边终于重新换好修道服的时候。

感觉到前方有一股气息。

撒赫菈带着警戒的视线看去。从脚步声感觉不是魔物。从雾气中透过的轮廓可以看出来是一个人。从圣地的方向走来，说不定是大主教派来追击撒赫菈的神官之类的人。

为了接下来可能发生的战斗摆好架势的撒赫菈，从看到雾气中对方的身形中感觉到了一点违和感。

踉跄的脚步。用左手扶着右肩的姿势。怎么看都好像是受伤了。说是追击的人，不如说是战败逃跑的样子。

本打算如果是弱小的神官的话，就抓个机会潜入雾中。但撒赫菈的目光被从雾中慢慢走出的那个人吸引住了。

虽然个子并不很高，但是头身和手脚的比例都是完美，仅仅站着就非常具有存在感。把轻飘飘的神官服从大腿处从大腿处裁开分叉，但却并不过分夸张，兼具美观和实用性。

还有出众的外貌。

白净的皮肤上，长长的睫毛勾勒出清澈的双眼，和用黑色丝带扎起富有光泽的粟色长发。

简直就像是撒赫菈脑海中想要成为的完美形象走到了现实中一样。过了几秒，撒赫菈突然反应过来了。

这不是撒赫菈认识的人吗？

「梅，诺……？」

撒赫菈认识的人里面像这样无人能出其右的美人，就只有梅诺了。听到意料之外的呼声，梅诺的表情轻松了不少。

「……撒赫菈？」

不知是雾气的影响，还是受伤太重，看起来梅诺已经无暇顾及雾气深处的余裕了。

梅诺向撒赫菈靠去。

梅诺带着这份迷茫，从大圣堂逃出。

受伤的肩头一直传来疼痛。一直以来的刺杀行动中，这样战略性的逃离已经进行了不知道多少次。

但是，像这样带着迷茫的心境逃离还是第一次。自己心中的感情像这样四分五裂，难以捕捉，说不定还是人生中的第一次。

在梅诺的记忆中，自己从未哭过。无论是被导师带到各地、在修道院经历严酷训练、失去重要之物，记忆中的自己从未留下过眼泪。或许自己在更小的时候还会哭闹吧。总之，记忆中的自己，无论多么悲伤都不曾哭泣。

至于原因，只是因为自己从没有过『想要守护某物』的想法。

如今和灯里的友谊，一定就是自己想要守护的东西。梅诺觉得，在自己亲手结束灯里的生命的时候，自己一定会因此落泪。

然而一切都错了。

在见到灯里之前，梅诺遇到了导师。

与导师『阳炎 』的这次交锋，最大程度地削弱了梅诺的杀意。

「……哈，哈哈哈！」

梅诺不禁为自己这狼狈的模样大笑出声。

本已做好了绝不回头的觉悟。赴死也在所不惜。拼尽一切，即使在导师面前被轻易击溃也要用尽全力。

事到临头，却没有下手。

与导师的这一战，根本谈不上什么胜败。就那样输掉，殒命于『阳炎 』之手，或许都比现在这样要好。

——真是感谢你手下留情，不杀之恩。

将梅诺的心理粉碎的这句话，还在脑海中回荡。

自己确实在本应下手的场合，放弃了进攻。明明刺出那一刀，就为自己的目标扫清任何障碍了。前往盐之大地的路畅通无阻、大司教还在圣地外战斗。然后带上被关在北塔的灯里，完成计划易如反掌。

自己却亲自将这样的未来全部放弃。

虽说是这样，但。

梅诺对自己没能挥出杀死导师的那一刀这件事并不后悔。

当然，从理性的角度来说，自己本不应该做出这样的事。现在应该做什么？梅诺心中有一个明确的回答。脑海中立刻就能得到以目标为导向的正确答案。那是一个绝没有错误的完全理智的正解。

但是，被问到单纯凭借理性进行行动是正确的吗？的时候，梅诺的却得不出一个答案。

如果现在可以用灯里的纯粹概念【时】回到能够刺杀导师的那个瞬间，得到一个现在困扰着自己的那样的失态全部抹去的机会的话——即使这样，梅诺也不知道自己是否会让事情再次重演。

自己大概就是做了这样的事情吧。

虽然明白那是最快完成目的的行动，但自己没有选择这样的正解。

一直都在杀人的自己、将虽然是禁忌但没有犯下任何罪恶的异世界人杀害的自己、决定也要结束灯里的生命的自己——到头来面对导师『阳炎 』都没能下手。

与想象截然相反的现实。

事实就是如今梅诺面对导师『阳炎 』竟不能果断下手。

一边笑着自己的滑稽，突然又感到作呕。

「唔呃」

伸手压到喉咙，也只是干呕。没有任何呕吐物。胃部仿佛一直被搅动，但也无法突出任何东西。本来为了提前转移到盐之大地潜伏起来等待导师，暂时没有摄入食物。

然而对现在的梅诺来说，就连一点东西都吐不出来的样子，仿佛在讽刺自己内心的空虚一样。

自己的内在，恐怕只有赤红的虚无吧。自己所留下的，也都是赤红的脚印。然后这脚印也会蒸发，化作虚无，将梅诺吞噬。像过去的那些战斗、那些杀戮、就连自己的言语全都化虚无。这样轻薄透明的空虚，大概就是梅诺的人生了。

一个无法杀人的处刑人，还有什么意义？

梅诺将短剑偏离的那个瞬间，就亲自将自己的生存之道否定了。不是什么其它人，而是自己背叛了自己。

这大概就是最坏的情况了。一步都不再向前迈进，将过去走过的赤红足迹全部无视，就此放下杀人尖刀。顺着导师说的话，被引动了情绪，变得不再能够杀人。

不如死了算了。

不对，如果只想寻死，那时明明站着就好了。

为什么，自己还要逃跑呢？

将自己的一切放弃，呆站着寻求往生的时候、

「梅，诺……？」

梅诺听到了自己的名字。

心理突然松了一口气。这居然在这浓浓白雾中遇到了撒赫菈。

「……撒赫菈？」

啊啊，到此为止了吗？

比起自我放弃的想法，心里最先涌出的居然是激动。这偶然的相遇似乎是必然的救赎。

被导师击败，命悬一线的逃亡路上被撒赫菈杀死。这意料之外的终结，畅通无阻地流进了梅诺的五脏六腑。

眼前这个状况，对撒赫菈来说是绝佳的机会。

现在随便是谁都可以趁机杀死梅诺。

与她战斗，取得胜利易如反掌。梅诺现在看起来就是这么弱小。看上去心力憔悴。

但撒赫菈吐出的却不是攻击的子弹，而是关心的话语。

「……你，怎么这样了？」

看着梅诺明显是战败的样子，撒赫菈不禁提高了声音。无意识地握紧了右手的义肢，发出金属活动的声音。

「跟导师打输了。我真没用」

梅诺笑着做出了回答。

「并不是实力上的失败。而是下不了杀手。目的是为了将朋友杀死而来到这里，却成了现在这样不敢杀人的处刑人——偏偏还是对身为敌人的导师下手的时候犹豫了。就这样像笨蛋一样被打败了」

梅诺这样失败的样子，撒赫菈从未见过。

「你是来帮灯里的吗？」

「……嘛，广义上这样说也没错」

「时间，好像已经来不及了」

「来不及然后？」

梅诺按压着肩头的伤口，不带后悔地回答。

「还是输了」

失败了。

那又怎样。

撒赫菈抓住梅诺的领口。梅诺一点抵抗都做不出。持续失血的身体中体力已经所剩无几，战斗的最后也已经将导力用尽。就这样被撒赫菈拽起。

撒赫菈一下激动起来，把义手抬起。打了梅诺一巴掌。

梅诺犹豫着摸了摸自己的脸。脸上的感觉甚至不能称为疼痛。

「……仅此而已吗？」

为什么是这样轻描淡写的攻击。现在的自己想要的并不是这种东西。梅诺不禁说出心里话。

在帮助灯里的路上输给了导师。或许也不是坏事。被导师顺理成章地打败，命悬一线从大圣堂逃走。

只要撒赫菈在这里给自己最后一击，这一切就结束了。撒赫菈可以在这里把这一切都画上句号。

面对这千载难逢的机会，撒赫菈却把梅诺背在了肩上。

无人救护梅诺的话或许真的会曝尸荒野。梅诺靠在撒赫菈肩头，不明白为什么撒赫菈要帮自己。

「你在，干什么……？」

「我也不知道啊！」

撒赫菈大喊着回答了梅诺。

撒赫菈完全没有必要帮助梅诺。不如说，撒赫菈本应借机在这里解决梅诺。

但是。

「我可不好意思杀一个看起来要死了的人」

现在占据了撒赫菈心里的感情，只有一个。

「讨厌，讨厌，讨厌！」

无意识地吐出一个个狠话。撒赫菈不想明白自己为什么要帮梅诺。撒赫菈一边谩骂一边把梅诺背到附近的修道院。

总是遇到不顺心的事。撒赫菈的人生中，总是，只有各种不顺心的事情。

「梅诺被我之外的人打败这种事，更是糟心……！」

「就算这么说……我这样的人也充满了失败啊」

只有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梅诺会输给撒赫菈。而且梅诺与撒赫菈之外的人战斗时的败绩更是堆积如山。过去的这些事情，撒赫菈一定还记得。

「真烦！」

咬牙切齿的声音。大概是一句败犬的反驳都不想听到吧。

「大概，你要是放弃的话就好了」

「我？」

如果放弃就好了的话，也不会走到这步田地了。就是因为没有放弃灯里才弄成这样，梅诺用眼神表达不服气，但撒赫菈完全不能理解。

「讨厌放弃的人可没有这么漂亮的眼睛」

「……你在说什么？」

「反正，你又在想自己已经用尽全力了，以后大家不要再对我有期望了之类的事情吧」

「……不好吗？」

「很不好」

撒赫菈毫不犹豫地回答了梅诺。只能说果断是自己为数不多的优点了。

「因为梅诺你就是这样嘛」

在雾中，田地突然消失，撒赫菈终于到达了一座修道院的玄关前。

「我啊，最讨厌你了」

梅诺从不会讨人开心。一直以使命和义务行事。

从不哭闹。从不生气。脸上总是挂着微笑。无论什么时候都那么镇定、冷静。

梅诺一直都是如此优秀。

这份优秀让撒赫菈厌恶。

就算是受到重伤的现在，梅诺身上也透露出弱不禁风的美。

「长得漂亮的这一点也让人讨厌」

「诶……？」

梅诺因为撒赫菈莫名其妙的话感到困惑。

只是撒赫菈不知道。

想看到自己讨厌的梅诺不体面的样子有什么不好。撒赫菈打心底觉得，想哭的话，就该哭出来；生气的话，就该发泄出来。

「你这只知道讲道理的家伙，连自己的感情都体会不到了」

终于平息了怒气的撒赫菈，把手搭上修道院的入口的时候。

「啊」

「诶？」

撒赫菈正扶着梅诺，全身都是破绽。在修道院的门前这个如今本该空无一人的地方，遇到了刚刚在修道院洗完澡的茉茉。

这意外的遭遇让三个人都愣住了。

茉茉的视线从僵硬的撒赫菈身上，转移到负伤的梅诺身上。

茉茉的瞳孔中瞬间轰地燃起怒火。

「等等，有误——」

「——死吧！」

撒赫菈不及辩解，就用正脸接住了茉茉的全力一击。

大圣堂中的动静也早已传到了监禁灯里的房间里。

但是灯里早已没有心思关系外界的事情了。哪怕没有这扇从外面锁住的门，灯里也不会主动离开监禁自己的这个房间吧。

导师『阳炎』说出的话，一直横亘在梅诺心头。

时间一直来回往返，却一点都没有变得更好。自己的记忆随着不断使用魔导，也在逐渐零落。这些没有意义的事情积累起来的只有次数，和将灯里逐渐侵蚀的副作用。

自己正在变得不再是自己。

每次发动魔导都会丢失记忆。纯粹概念的持有者就是要面对这样非同一般的代价。即使是灯里也要依靠坚定的希望和超然的豁达，才能够克服自己变得不再是自己的恐惧。

但灯里已经把自己放弃了。

在来回往复的时间中，只要能帮到梅诺，自己怎样都没关系。梅诺早已决定用自己的一切换取梅诺的生命。

自己终将死亡。让梅诺把自己杀死就可以帮到她。既然自己的死亡是既定的事实，所要梅诺觉得记忆变得怎样都没关系。

所以，就算是遗失了记忆，梅诺也无动于衷。

为了拯救梅诺，而被她杀死。只要梅诺还记得自己，灯里即使失去一切也在所不惜。

但现在却不一样了。被魔导蚕食过去的记忆的感觉并不像自己想的那样无足轻重。在如今自己变得连双亲的名字都想不起来的事实面前，灯里只觉得手脚发凉。

与梅诺初次见面的时候，被问及的那个问题：

——你，就读于哪所学校几年级哪个班？

那时为了确认自己是否是异世界人的质问。如今的自己，还能不能回答出这个问题？

「我，就读于……」

身上穿着水手服，所以自己肯定是某个学校的学生。自己现在十六岁，所以肯定是高一，应该还没到高二。

但灯里却无法找到关于这些事情的记忆，准确地把这些事情说出来。

灯里环抱着自己的肩膀，微微颤抖。

自己，到底是谁？

朋友、双亲、过去。这些记忆已经全部没有了。记忆失去了连续性，自己的一生似乎从未知的过去突然出现，直到现在。

曾经经历过什么，在日本的自己是怎样的人。自己的名字是——时任·灯里。至少这一点毫无疑问。

「……我真的是时任·灯里吗？」

自己的人生都遗忘了多数的自己，真的还是时任·灯里（上标tokitou·akari）吗？

「还……可以的」

灯里自言自语。

现在灯里的记忆从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开始。不管多少次操纵时间。灯里还记得的这些和梅诺一同走过的记忆。现在支撑着灯里的人格的就是这些记忆。

除此以外的事情，已经全部忘记了。

忘记日本的事情，然后忘记自己是异世界人，最后将一切都忘记，变成人灾。导师距离自己变成人灾还有时间。

现在除了梅诺之外，自己已经遗失了的所有记忆。

如果把自己操纵时间的原因都忘记的话，自己也会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来到这里。

梅诺说了她不能原谅有人愿意帮助她那样的恶人。所以梅诺一定会来到这里。

为了把一心要帮助梅诺的自己杀死。

灯里的心中，两种念头正互相对立着。

盼望着梅诺到来。

希望梅诺终结自己。

祈求着梅诺离开。

希望梅诺能活下去。

这两种想法在灯里心中冲突。然后就灯里就被导师『阳炎』监禁在这里，只有在被迫在这里等待，不是灯里的愿望。梅诺是否要来，全部依靠梅诺的想法决定。

但是灯里希望梅诺离开的想法，已经被梅诺拒绝了。

因此梅诺一定会来圣地见灯里。

对灯里来说现在什么都做不了。本来说不定应该再次重来一遍。但是现在灯里被纯粹概念的魔导限制，记忆已经不足以重来一次了。至于趁着监视自己的导师『阳炎』的疏忽逃跑更是不敢想。

无论见到多么扭曲的事情，也不认为是错误，灯里会一直相信梅诺。相信梅诺会来到这里把这个什么都做不了的灯里杀死。

即使如此——梅诺如果死去，这一切就没有意义了。

操纵时间的目的从一开始到现在从没改变过。

梅诺、茉茉、还有自己，都被那个红黑头发的神官杀死。灯里因为拒绝接受这样的结局而操纵时间。

灯里还记得第一见到梅诺的时候，那与命定之人相遇的感觉。

「来帮帮我吧……」

这祈求不为自己。

一直寻求着梅诺的生存之道的灯里，嗫嚅着捂住了脸。

由于魔物入侵圣地而进行了避难，本应空无一人的修道院的一个房间里有三位少女。

因为与导师战斗而负伤的梅诺、意识被茉茉一拳击飞的撒赫菈、以及三人中唯一活蹦乱跳的茉茉。

从神官、神官辅佐、修女各有一人的角度来看三人之间平衡协调。受伤的梅诺躺在床上。茉茉用着从修道院里找来的治疗箱勤快地帮梅诺包扎伤口。

至于帮助梅诺来到这里的撒赫菈，因为在修道院的入口处用正脸吃下了相遇到的茉茉挥出的全力一击，现在还没有恢复意识。晕倒之后，被茉茉随意拉到房间里，扔在地板上。茉茉本想趁机给撒赫菈最后一击，但最后还是被梅诺阻止了。

「前辈——茉茉觉得果然还是应该趁现在把她杀了。一看就知道已经涉足禁忌，而且还是袭击圣地的主犯之一——！据说只要把那个导力义肢的本体彻底摧毁就可以杀了她，这可是个好机会！」

「好了好了，把她放那里就行了」

梅诺摸着想要对撒赫菈处以死刑的茉茉的头。看着茉茉一如往常的言行，梅诺的心也慢慢取回了平时的镇静。

确实撒赫菈早已触犯禁忌。按道理确实应该趁撒赫菈失去意识的现在把她处理掉，但看在自己得到了撒赫菈帮助的份上，梅诺决定晚点再考虑这个事情。

实际上是梅诺不想杀死撒赫菈。

这不是因为自己得到了帮助所以进行回报之类的。梅诺只是单纯地不知道如今的自己还能不能结束他人的生命。

在这个没能杀死导师的时候，梅诺想着自己不能厚着脸皮取他人性命。

差不多也该醒过来的时候，撒赫菈觉得时机合适，一下睁开了眼睛。

一边慢慢地坐起上身，一边晃了晃头。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本打算前往修道院避难，怎么突然做起了一个偶遇野生粉色猩猩的梦——」

「啊啊？你有什么意见吗？」

「——订正。不是做梦。与一只小型猩猩共处一室的现在，比起噩梦更让人难过」

刚刚醒过来，撒赫菈和梅诺相交汇的视线就仿佛开始发出噼噼啪啪的声音。不管怎么说，两个人在几个小时前还在厮杀。看来也是不太可能可以和气相处。

两个人互相瞪了一会之后，茉茉看向了梅诺。

「所以呢，前辈准备怎么安排这家伙？」

茉茉正面想梅诺询问怎样处置撒赫菈。

梅诺进行了一番说明。

与卡嘉尔玛·达尔塔罗斯一同进入大圣堂开始一直到打算救出灯里的时候被遇到的导师打败。再到逃跑途中得到撒赫菈帮助。

总的来说就是失败了。

而且还不仅仅是简单的失败而已。自己在杀死导师的时候犹豫，放弃了。简直像是变成了不敢杀人的普通人一样。梅诺没有隐瞒，把自己没能下手的事情也说了出来。

「多亏了你，现在都不知道接下来干什么好了」

现在的自己，说不定已经连处刑人都算不上了。

梅诺没能遵守导师『阳炎 』的教诲。

既然身为恶人，就应该不多加思考，把灯里交给导师。这才是正确的做法，除此以外的所有想法都是没有必要的。如果贯彻处刑人的信条，那时就应该果断取走导师的性命。

是灯里给梅诺带来了变化。

是灯里的笑容改变了身为处刑人的自己。与灯里的交谈让梅诺的心获得了柔软。梅诺从自己只为灯里一人这样甜蜜温柔的理由而和导师的战斗中挖掘出了自己不想再杀一人的信念。

「我从此要将处刑人的意义舍弃，即使这与最合适成为处刑人的导师的教诲背道而驰」

灯里为梅诺赌上了自己的一切。

为此，梅诺也将绝不半途而废。

自己的生命也好。灯里也做好了将其舍弃的觉悟。直到将处刑人的自己抛弃之前，自己都没想过要帮助灯里。因为不敢将自己一直以来的生存之道抛弃，所以才想着通过杀死灯里来解决这一切。

然而这样的自己，却没能杀死导师。

面对这种眼前的现实与自己一直以来坚持的生存之道的矛盾，梅诺心中只有解不开的迷茫。

「呐，茉茉」

「有什么事？」

「我啊，不想再让茉茉杀死好人了」

「什么？」

茉茉没反应过来梅诺在说什么，歪了歪脑袋。梅诺毫不顾忌地把自己的心思全部说了出来。

「虽然没有办法不再战斗。神官、骑士、包括前往未开拓领域的冒险者，对向自己袭击的恶人。不是让你偶然与他们战斗的话也不要杀死他们」

过度的仁慈只会让茉茉自己陷入危险。

生活在处刑人的世界中，梅诺可以容忍杀人和暴力。如果不把适当的杀生和暴力当做工具的话，有的人会就会四处实行暴力和杀人。

对于梅诺来说，茉茉也是不可或缺的伙伴。所以为了茉茉的生命，梅诺并不要求茉茉不再杀人。

但是

「我只是希望，茉茉不再杀害没有犯下任何罪恶的人」

这无意中托付给茉茉的人生信条，或许就是梅诺梦中理想的生存之道。

因此梅诺早已无法回头了。每每在梦中见到被刺杀的目标，每次完成任务都总在思考自己的意义——然而这一切的结果，却是发现了谁都不能杀死的自己。梅诺已经觉得自己已经不知前路如何了。

「仅仅是这样稍微偏离导师教导的人生，自己就变得如此迷茫」

相遇时说出了『这就是命运吧』的灯里。对她来说，她有着在不同的轮回中与不同的梅诺相处的记忆。那些让灯里愿意赌上自己的一切也要拯救梅诺的记忆。

所以现在——梅诺也想要那些她不知道的与灯里相伴的时间。

那些让灯里无比思念梅诺的过去，一定不是虚妄。

但是，自己怎么可能知晓已经流逝的时间。

「……像个笨蛋一样」

局外人的撒赫菈倒是开始对梅诺发起了牢骚。梅诺和茉茉两个人都看向了撒赫菈。撒赫菈嘴中吐出了对梅诺的讽刺和厌恶。

「在那里一直唠唠叨叨，说着一些像是大彻大悟的话，谁会把理所当然想到的事情特意说得这么开心？大家不都是经常因人生要走向何处而迷茫。自己不知道？哈！不过是人生迷茫而已，说给谁听呢？」

对撒赫菈来说这段刻薄的话除了厌恶之外就大概没有别的意思了。茉茉的眼神变得尖锐，伴随着怒意的还有身上开始浮现导力的辉光。

但是梅诺却

「啊」

看着抱着膝盖坐在地上的撒赫菈，听到撒赫菈说的话，有一个念头在脑海中一闪而过。自己似乎想到了一种全新的方法。

梅诺经常会更加直接地感受他人的感情。甚至是语言所不能传达的感情。亲身经历他人的过去的事情也发生过。自己曾经就通过导力接续亲身体验了一遍眼前的撒赫菈的感情。

感受梅诺不知道的灯里曾经历过的那些时间的办法，就在导力接续之中。

「……什么啊」

撒赫菈被梅诺盯着，有点讨厌地动了动身子。

梅诺终于意识到那个被自己忽略的答案的时候，首先茫然了一阵。

然后开始发出发自内心的笑声。

「啊哈，哈哈哈哈！」

梅诺笑了起来。茉茉睁大眼睛。撒赫菈浮现出莫名其妙的讨厌表情。

看到两个人的反应，梅诺更是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但并不是因为自己来这里之前的行为而笑。

这样的笑声，即使是从小就与梅诺在一起的茉茉也没见过。梅诺第一次发出了与自己的年龄相符的年轻的女孩子的笑声。

梅诺心里的难题如冰雪般消融。之后的目的也发生了变化。刚刚还不不知接下来要如何的道路，一瞬间豁然开朗。

「啊哈哈，我真笨啊。明明方法就在手中，却一直都没有发现。真是太笨了」

「所以，前辈？」

「嗯？啊啊，嗯。我很好」

用手指抹去刚刚笑出来的眼泪。

提起精神。

首先好好地看了看茉茉。然后，梅诺审视了自己心中与灯里一起的旅途。

答案一直就在自己心中。那就是只有自己才能做到，但还要与灯里一起才可以证明的事情。

梅诺的全身的血液都在沸腾。又一次听到了许久没能听到的心脏鼓动的轰鸣。

「谢谢你，茉茉」

「突然行礼——！」

「……我是觉得真没必要」

听到这样低声嘀咕，茉茉笑着把手边的椅子用力砸向撒赫菈。看到这突然的袭击，撒赫菈用义手挡住了椅子。

工艺粗糙的木质椅子就这样被打碎了。随着这把备用椅子的碎片落地，撒赫菈和茉茉之间的气氛又变得险恶起来，但茉茉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的样子继续问着梅诺。

「接下来，前辈打算怎样——？」

「这个啊」

梅诺看了看窗外。

夕阳彻底沉下的天空中，点缀着繁星。

被导师击败的这几个小时。什么好消息都没有。

即使如此，梅诺终于知道如何寻找前路。一想到这个，脸上就自然地浮现出笑容，身上也涌现了前进的活力。

自己在血红的处刑人之路一路走来。从现在身处的场所开始，虽然还无法回答接下来自己要走向何方。但是梅诺已经找到了让自己获得继续寻找生存之道的勇气的方法。

「我准备再一次去见灯里。茉茉，再帮我一次好吗？」

「那是当然」

茉茉毫不犹豫就如此断言。

为什么茉茉总是愿意跟随这样的自己的脚步呢？梅诺感受到后辈对自己的亲爱，感到有些难为情的时候也感到由衷的开心。

「撒赫菈有什么计划？」

「我要回去了」

撒赫菈已经不想再掺和了。

梅诺对撒赫菈胡乱的发言投去了惊讶的眼神。不知撒赫菈是不是为了躲开梅诺的眼神，撒赫菈把脸埋进了屈起来的膝盖里。撒赫菈越来越后悔当时帮助梅诺的事情了。

「撒赫菈。你是怎么想灯里的事情的」

「……灯里酱是个可是个好人。和某些暴力装置不一样」

「那，来帮帮我吧」

「哈！？」

撒赫菈一边喊着一边唰地抬起了头。梅诺决定强行把撒赫菈也带上。

然后梅诺看向茉茉。

「真是，完全没想到呢」

「什么——？」

「茉茉和灯里，关系好像已经不错了？」

「完全没有。只是好了一点点而已」

「哎呀，那还把我扔一边两个人一起走？」

「完、全、没有！」

茉茉毫不犹豫地再一次给出了否定回答。这强烈得过分的否定让梅诺忍不住笑起来。是啊，即使是关系不好也能产生这样不可思议的友谊。

灯里，就是这样的人啊。

只要和同理心好，又开朗的灯里在一起的话，就会变得开心。然后慢慢地就会被灯里的魅力所吸引。

「那么，以后也能一直在一起的话多好啊」

「……诶？那就请多指教咯」

「灯里可是比起那边那个人要好千倍的好人。我，是灯里派」

「闭嘴！倒是你，你以为你是谁啊——！」

「诶？茉茉，你不记得撒赫菈的事情了吗？」

伴随着吵闹，曾经都在导师管理的修道院中成长的三人的这个的长谈。简直就是一个简单的小小的同窗会。

但是，还有缺少的东西。

因此梅诺，首先就必须要去将那个东西取回。

在灯里的记忆中，而梅诺还不知道的东西。

梅诺意识到了那个自己有必要为之前进的东西。

「把那个圣地——彻底消除吧」

「梅诺已经变傻了吧」

撒赫菈用难以置信的目光看向梅诺。茉茉也睁圆了眼睛。

「没办法啊，这是有必要的」

世界上最大的结界都市。

首先就要将这个结界都市中隐藏的东西全部暴露出来。

「是否还要和导师战斗，就那个时候再决定吧」

梅诺就算现在，也无法想象导师死去的样子。

导师非常强大。而且还有拥有各种各样战斗技巧，甚至让人觉得导师是个杀不死的人。

但真的是那样吗？

或许正是因为导师在自己心中这么强大，自己才没有走上半途而废，随意逃跑的道路。梅诺觉得，导师无法战胜，但并不意味着无法杀死。

「与导师战斗的话……梅诺能下手吗？」

茉茉说出了自己的不安。

「怎么了？你觉得我说不定没办法下手吗？」

「因为，对前辈来说，导师就是……」

茉茉因为犹豫而只说了一半，顿了顿还是下定决心说了出来。

「……比那个大胸女还要重要的人不是吗？」

听到了这理所当然的疑问，梅诺的嘴角挂起一丝苦笑。

茉茉一定比梅诺还更加明白。因为导师对自己来说有特别的意义，所以自己才没能下手。茉茉也明白这也是每个人都有的人之常情。

不是实力不足，也不是不知道导师的能力，更不是什么陷阱。只是对梅诺来说，她无法对等同于自己母亲一样的导师『阳炎』给出致命一击。

茉茉一直都知道梅诺的弱点在哪里。

反而是梅诺自己不知道。

「我真傻啊」

「前辈可不一点都不傻——！」

「没有。我真的太迟钝了」

再一次让梅诺觉得她跟着这样的自己真的浪费了的这位优秀的后辈。一直比梅诺自己还明白梅诺。

梅诺一直都没有认真地审视过自己。

「没关系的」

梅诺如此断言。

自己将向前迈进。知道了自己缺少的是什么，那就去取得那个东西。

「我既不清廉，也不强大，更不正直」

如果自己真的想要成为那个人，梅诺应该不管是谁都可以毫不犹豫轻取性命。

只是从结果来看梅诺并没能成为『阳炎』一样的人。

「那么可恶的人」

梅诺眯起眼睛。

不管过少次挫折，对自己多么失望，都要振作。破除过去收到的教诲，只为了开辟出自己的路。

自己将要对养育自己的恩人施以仇恨。一边歌颂着爱，一边驱使着卑劣、黑暗、卑鄙的手段。不是为了正义，不是为了教义。也不是为了和平——只是为了自己。

首先要解决的，不是其他的什么人，而是过去的自己。

把那个拘泥于过去的生存之道的自己彻底结束，才能迎来新的开始。

以后的梅诺若再次杀人，她不为世界，也不为和平，也将不再用自己是恶人什么的理由安慰自己。

以后的自己只会杀死本就已有取死之道的恶人，自己将坚持这样的信念直到死去。

为了自己所追求的目标，依靠自己的判断取人性命。

寻找生存之道的新的未来，开始了。